

YANG SHEN HAO HAI SHANG LI XIAN JI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那〕托尔·海尔达尔 著

—— 探险故事

地质出版社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探险故事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著



麻乔志译 地质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居住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流传一个动人传说：很久以前，他们的祖先太阳神—基蒂带领自己的部族，从大洋东岸的太阳升起的地方，乘坐木筏飘洋过海，来到这里定居。为了证实这一传说，1946年一只木筏载着六位探险家离开秘鲁，在海上飘泊一百天，航程四千海里，终于抵达波利尼西亚的腊罗亚岛，证明了古代人类有能力进行洲际间远距离迁徙的猜测。书中生动地记叙了这次航行经过，旖旎的太平洋风光，艰险而又有趣的海上生活，洋溢着热爱生活、征服自然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作者海尔达尔是这次探险的领导人，曾四次乘原始水上工具越过太平洋、大西洋和阿拉伯海，都著有专书，本社将陆续出版其它三次航行记。

“太阳神号”海上历险记

——探险故事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著

麻 乔 志 译

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

责任编辑 郑 平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

岳各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¹/₃₂印张：7³/₈ 字数：161,000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版·198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350册·定价0.95元

统一书号：10038·新16

《探索者丛书》出版说明

为什么人类要登上空寂无人的月球，潜入万米以下的海底？为什么有人敢于扬帆驾舟，劈风斩浪横渡茫茫大洋，或者只身跨越无边无际的荒漠？在那毒蛇猛兽出没的丛林，在那冰天雪地的南北极又有多少勇敢的探索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

古往今来，无数的探索者之所以勇于献身，频创奇迹，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对于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因为他们胸中燃烧着追求真理，造福于人类的烈火。为了追寻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真实面目，他们甘愿抛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莽莽的荒野，同野性未泯的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他们乐于在天文望远镜旁、电子计算机边渡过无穷无尽的不眠之夜。大自然的无穷奥秘，正是被这些勇敢的探索者一点一点地揭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类征服了自然，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不断被推向新的高峰。

没有探索，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当前，在建设“四化”、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胆识、有牺牲精神的探索者，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树更多的丰功伟绩。

为此，我们出版了《探索者丛书》。

《探索者丛书》以普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勇敢探索和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精神、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为宗旨。

《探索者丛书》将为读者提供：世界著名的探险记和考

察实录，以展示人类探索的业绩；百折不回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艺术家的文学性传记，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勇敢探索精神；生动有趣、科学性强的科普读物，以开拓读者的知识面；题材新颖、文笔优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和开阅读者的思路。

这一套以探险为主的《探索者丛书》由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肖建亨同志担任主编，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广大科学工作者、科普作家为丛书提供著、译稿件，殷切地期望专家和读者贡献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地质出版社第四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次

第一章	我的想法.....	(1)
第二章	探险队诞生了.....	(13)
第三章	到南美去.....	(34)
第四章	横渡太平洋 (一)	(66)
第五章	在途中.....	(91)
第六章	横渡太平洋 (二)	(123)
第七章	来到南海诸岛.....	(165)
第八章	和波利尼西亚人在一起.....	(197)

一边举着脚，把脚趾头轻轻插到屋顶竹架子的空挡里，这座怪模怪样伸不直腰的小竹室就是我们几个人的家。

“本格特，”我一边推开想爬到航海日志上去的鹦鹉一边说，“你谈谈，咱们怎么会干起这种事来了？”

本格特把书推到金红色胡须的下面。

“天晓得，你自己最清楚。这还不是你出的鬼主意，不过我认为你这个想法确实了不起。”

他把放在竹排子里的脚趾往前挪了三格，又没事人似地接着看他的歌德。舱外骄阳似火，竹子编的舱面上还有三个人正在干活。他们半裸着，浑身晒成棕色，满脸络腮胡子，脊背上挂着汗渍，看样子他们都是在太平洋上乘木筏航行的老手。艾瑞克拿着六分仪和一叠纸弯腰进入室内。

“我们的位置是西经98度46分，南纬8度2分。伙计，昨天一天走的可不少啊！”

他拿过我手里的铅笔在竹壁上挂的一张海图上面画了一个小圈。从秘鲁海岸卡亚俄港开始的一串19个小圈构成了一条曲线，这是末一个。赫尔曼、科努特和托斯坦也迫不及待地挤进来看。这个小圆圈距这一串圈圈的最末一个整整40海里，也就是我们离海南诸岛一下子又缩短了40海里。

“看见了？”赫尔曼趾高气扬。“这表明我们离开秘鲁海岸以后，已经走了850海里了。”

“离最近的岛可还有3500海里。”科努特小心翼翼地

说。

“准确点说是，”托斯坦说，“我们是在海床以上15000英尺，月亮的下面。”

现在我们都自己的确切位置了。我继续想我的问题。一心无挂碍的鹦鹉叼住航海日志想把它拽走。碧空拥抱着浑

激起浪花万点。巨浪在无数块闪烁着粼粼月光的礁石之间喧嚷着，发出流淌的哗哗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宁静。海水退去了，蓄积着力量，以便再次冲击永不退让的海岸。

“真奇怪，”我的妻子说，“岛那边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浪。”

“是啊”我说，“这边是迎风面，海浪总是朝这边涌。”

我们坐着，领略着海的雄伟，它象是不停地在告诉人们：我是从遥远的东方源源滚来的。是贸易风这股永不停息的东风吹破了海面掀起巨澜，推动波涛滚滚向前，跨过东边的天水交接处，越过此地到达后面繁星也似的群岛。连亘万顷汹涌前来的波涛，终于在这里撞上了峭壁礁岩，碎为珠花点点，但东风却毫不费力地擦岸腾起，掠过密林和群山，无拘无碍地继续西行，越过一岛又一岛，直向落日奔去。

自古以来，大洋的波涛连同波涛上空的浮云就是从东边水平线那儿涌起跨到这边来的。最早来到这些岛屿上的土著对此非常了解，今日的岛民也同样。到海上远航的鸟类，每天外出捕鱼时都向东方飞行，以便晚间吃饱肚子双翅倦怠以后能乘东风返航。连树木花草禾谷稼穡也完全仰仗东风带来的雨水成长。我们坐在海滩上，当时我们就知道，在长出云团的东方水平线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南美开阔的海岸，横亘在中间的只有4000英里空旷的海面。

我们凝视着天空的浮云和月光下起浮的海面。我们聆听着一位老人的话语，他半裸着蹲在我们面前，直视着一小堆篝火的余辉。

“蒂基，”老人平静的说，“他既是神又是酋长。以前，我们是住在大洋彼岸一片广阔的土地上。”

老人用树枝把火挑亮。他默默的思索着。他依恋往日，

过去的英雄时代在他思想中深深扎了根。他崇拜自己的祖先们，崇拜他们自从作为神那时候开始所做的一切事业。他在等待回到他们那里去。泰特图亚老人是法土希伐岛东岸已经消失的各部落中唯一的孑遗。他记不得自己的年纪，但是从他脸上的皱纹和如同朽木般枯干的肤色来看，他似乎已在风雨酷日中经历了将近百年。岛上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也没有人相信祖辈们有关伟大酋长太阳神之子蒂基的传说了，泰特图亚是那几个还记得祖先历史的人中间的一个。那天夜里，当我们在下面是木桩的小屋里爬到床上去的时候，泰特图亚老人关于蒂基，关于岛民原来的故乡是在大海彼岸的传说，伴着远处拍岸激浪低低的吼声，在我脑际萦绕。在这夜阑时分，在那海边上，那声音就象来自遥远的过去，似欲有言相告。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时间的距离象是消失了，蒂基和跟随他渡海的人民似乎正在下面海滩上从涌浪中登岸。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对妻子说：“你注意过吗？森林里那些巨大的蒂基石像非常象南美洲那种已经灭绝的文明遗留下来的大石柱。”

我可以肯定上岸的涌浪以它的啸声表示赞同我的意见。然后涌浪渐渐退去，我也沉入梦乡。

也许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开端。无论如何，一连串的事情就是从此开始的，其结果就是我们六个人和一只金刚鹦鹉乘着木筏在南美海岸外随波逐浪。

我回到挪威以后把在法土希伐岛采集的一瓶瓶甲虫和鱼类交给了大学的动物博物馆。当时我父亲气愤极了，母亲和朋

友们则感到愕然，那一幕幕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决心放弃动物学改为研究原始民族。南海的不解之谜深深的吸引着我，它们必定有合理的答案，我已经确定了我的研究目标：要揭示传奇英雄蒂基的真面目。

以后数年我一直在研究太平洋的民族史，那击岸的浪花和密林中的废墟象遥远的梦境一般始终浮现在眼前。坐在屋里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虽然不可能对原始民族思想和倾向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在书房故纸堆中遨游，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到实地考察的现代探险家却做不到这点。我从科学著作中，从最早的探险家留下的日记以及欧美博物馆搜集的丰富珍藏中，为解开这个谜找到了大量材料。从白种人发现南美以后首次到达太平洋诸岛的时候起，各种学者搜集了大量有关南海居民和毗邻民族的资料。但是对于这些与世隔绝的岛民的起源，以及太平洋东部各岛上为什么只有这一种民族的原因，却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

当第一批欧洲人终于冒险跨进五大洋中最浩瀚的太平洋时，他们万万没想到在大洋的正中有许多山峦起伏的小岛和平坦的珊瑚岛，这些岛屿与世界隔绝，彼此之间也远隔重洋互不相通。在欧洲人来到之前，这些岛上便有人居住，他们到达时，高大英俊的土人带着狗、猪和家禽在岸上欢迎他们。他们是从那里来的？他们讲一种其他民族不懂的语言。那些竟敢自称发现了这些岛屿的白种人，在每个能住人的岛上都看到了耕作的田地、村庄、庙宇和房屋。有些岛上居然还筑有金字塔、铺着道路和矗立着将近四层楼高的石像。但他们没有对这种神秘现象做出任何解释。这是些什么民族？他们来自何方？

至于答案，我们不妨说，有多少本谈到这方面的著作就

有多少答案。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提出互不相同的解答，但是他们所肯定的东西，到后来总是又被其他领域专家得出的合情合理的论点推倒。有人曾经很认真地提出马来亚、印度、中国、日本、阿拉伯、埃及、高加索、大西洋岛甚至德国和挪威是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但每个设想都有绝对说不通的地方，于是整个问题又恢复了疑云密布的原状。

凡是科学裹足不前的地方，想像力就大显身手。复活节岛上神秘的石柱和这座小岛上来历不明的遗迹，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复活节岛位于波利尼西亚最东端的岛与南美海岸的中途，完全与世隔绝。许多人注意过这样一个情况：复活节岛上的遗迹使人多方面联想到南美史前文明的遗物。也许过去在两地中间的大海里有过一条陆路，后来沉没了？也许复活节岛和南海其它有同样遗迹的岛屿，是一个已经沉陷的大陆留在水上的部分？

这个理论一直很盛行，外行听来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地质学家和其它科学家都不敢苟同。此外，动物学家对南海岛屿的昆虫和蜗牛进行了研究，他们轻而易举就证明了，自有人类以来这些岛屿之间就互不相同，而且也与四周的大陆隔绝，和今天一模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原始的波利尼西亚人种一定是在某个时期自愿或迫不得已地漂到或航行来到这些偏僻的岛屿的。仔细观察这些南海居民就能看出，他们来到岛上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世纪。因为，波利尼西亚人虽然散居在一块比欧洲大四倍的海面上，但各岛却没有发展出独自的语言。从北方的夏威夷到南部的新西兰，从西方的萨摩亚到东部的复活节岛，其间相距有几千海里，然而这些互不相通的部落，讲的都是我们称作波利尼西亚语的方言。

所有岛上都没有文字，只有复活节岛的土著保存着几块木板，上面载着无法理解的象形文字，不过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辨认这些文字。可是他们却有学校，学校最重要的作用是以诗歌的形式传授历史。在波利尼西亚，历史等同于宗教。他们都是敬祖的人，他们崇拜从蒂基时代以来所有已过世的首长，蒂基本人则被说成是太阳之子。

几乎每座岛屿的渊博之士都能历数自从岛上有人以来所有酋长的名字。他们常在绳上打出复杂的结来帮助记忆，就象秘鲁的印加族印地安人一样。现代科学家在各个岛上收集了当地的族谱，结果发现这些族谱连细微处都完全吻合，这真是令人万分惊讶，不仅在人名方面、连辈数也都如是。波利尼西亚一代人的平均年龄为25岁，据此推算，我们发现南海群岛大约在公元500年以前还是荒岛。后来在公元1100年的时候又有一批移民带着新的文化来到诸岛上，这点可以从一系列新酋长的出现看到。

后来的移民又是从哪里来的？从事这项研究的人似乎大都忽视了一个有决定性的因素：在如此晚近的年代到达岛上的民族居然会是纯石器时代的民族。这些从海上来的人尽管聪明颖悟，并在其它许多方面具有惊人的高度文化，他们带来的却是石斧和大量其它典型的石器时代工具，并将这些工具传播到他们到达的所有岛上。不要忘记，在公元500年或1100年的时候，除去个别居住在原始森林里与世隔绝的民族和某些落后部族之外，世界上只有在新世界^①才有那种仍然处于石器时代但却多少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文化。在新世界，连最高级的印地安文明也全然不谙使用铁器，直到西方发现美洲大

①指南北美，是相对旧大陆（即欧亚大陆）而言。

陆的时候，印地安人只知使用石器和那种在南海岛屿上使用的工具。

形形色色的印地安文明是波利尼西亚人最近的东邻。在波利尼西亚人西方居住的只有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①黑皮肤的原始民族，他们是黑种人的远亲；再向西去是印度尼西亚和亚洲海岸，亚洲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结束石器时代的地方。

故此，我便把自己的猜測和注意逐渐离开了旧世界，许多人曾企图在那里寻求答案而一无所获。我开始专注美洲那些已知和未知的印地安人文化，这是大家一直未加考虑的一个方面。只要我们有心搜求，在距波利尼西亚东方最近的海岸上是不乏蛛丝马迹的，这块海岸便是今日南美的秘鲁共和国，秘鲁从太平洋岸边一直向上沿伸到群山之中。这块土地上曾经居住过一种人们不了解的民族，他们创建过世上最了不起的文化，很久以前这个民族突然象秋风残叶一样从地球表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人形石雕，这些石雕使人联想到皮特克恩岛、马克萨斯岛和复活节岛上的石像；他们还留下了与塔希提岛和萨摩亚岛上的金字塔一模一样的梯级式的巨大金字塔。这些我们不了解的民族用石斧在山中开凿出象铁路货车那样大、比大象还重的石块，把这些石块运到周围好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再把它们竖起来或一块块摆起来，筑成石拱、大墙或祭坛，就象我们在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看到的那样。

当西班牙人初次来到秘鲁的时候，印加族印地安人已在這裡建立了宏伟的帝国。他们告诉西班牙人说，四处原野上矗立的巨大遗物是由一个皮色白皙的神族建造的，他们在印

① 西南太平洋上的群岛。

加人成为统治者之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他们把这些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建筑师说成是聪明绝顶、性情温和的恩师，他们说这些人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刚有人类的时候从北方迁来的。他们教印加人的始祖从事建筑、稼穡，教他们礼仪及习俗。他们和印地安人不同之处是，皮肤白皙，蓄着长长的胡须，他们的身材也比印加人高大。后来他们象来时那样，突然离开秘鲁了。印加人自己接管了国家权力，从此以后南美海岸上再也看不到白色恩师的影子，他们在太平洋上向西驶去。

无巧不成书，当欧洲人抵达太平洋群岛的时候，他们看到当地许多人的皮肤简直是白色的，而且蓄着胡子。在许多岛上，有的家族全家的皮肤都是白的，发色有的略红，有的金白，眼睛呈蓝灰色，鹰钩鼻子，简直和闪族^①的面貌不差分毫。另有些家族和他们截然不同，真正波利尼西亚人的皮肤呈棕黄色，头发乌黑，鼻子多肉而扁平。红发人自称乌鲁克胡，并且说他们是岛上最早的酋长的直系，这些酋长如谭加罗亚、卡尼和蒂基至今仍被这种白人奉为神。波利尼西亚全境都在流传着有关神秘白人的传说，岛民们说他们就是这些神秘白人的后裔。罗基文1722年发现复活节岛的时候，看见岸上的人中间有他所谓的“白种人”，这使他大吃一惊。复活节岛上的人自己也能清清楚楚数出从蒂基和胡图·马图亚以来，哪些祖先是白皮肤的。最先到岛上来的就是蒂基和胡图·马图亚，他们是从“东方的一个烈日炎炎的山国”渡海而来的。

当我的研究工作一步步深入以后，我在秘鲁的文化、神话和语言各方面看到两地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我

^①人类最早的几大民族之一，今天演变成阿拉伯人，犹太人，马耳他人……，欧洲人属雅利安族。

进一步摸索，把大部分注意力用来考证波利尼西亚的民族之神蒂基的发源地。

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要找的材料。当时我正阅读印加人关于日神维拉柯查的传说，维拉柯查是秘鲁神秘的白种人的最高领袖。传说是这样写的：

……维拉柯查是柯楚阿^①印加人对他的称呼，因此这是后来的名称。日神维拉柯查原名康蒂基或依拉蒂基，意思是太阳蒂基或火蒂基，古代秘鲁似乎曾这样称呼他。康蒂基是大祭司，是印加人说得神乎其神的“白种人”的日神。的的喀喀湖^②岸巨大的废墟就是这些白人遗留的。据传说，这些蓄长髯的神秘白人遭到来自科金博河谷名叫卡利的酋长的袭击。战斗发生在的的喀喀湖中的一座岛上，白种人遭到杀戮，但康蒂基本人和他的密友逃脱了。后来他们逃到太平洋岸边，终于从海上向西方隐没……

我已经肯定，南美的日神蒂基就是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太阳之子蒂基，他被印加人的祖先赶出了秘鲁，渡过太平洋，在波利尼西亚另创新业。

太阳神蒂基在秘鲁的生活细节以及的的喀喀湖沿岸某些地点的旧日名称，在流传于太平洋群岛的历史传奇中也依稀可辨。

但是，我在波利尼西亚全境看到了某种迹象，说明康蒂基生性恬静的部族独占群岛的时间并不很长。有许多迹象表明，曾经有一种远洋独木战船把美洲西北部的印地安人载到夏威夷，又从夏威夷南进抵达各个岛屿；这种船的大小和海盗船

^① 柯楚阿是印加人的一个分支。

^② 的的喀喀湖是世界上最高的可通航的湖泊，海拔12500英尺，处于秘鲁与玻利维亚交界处。该湖是南美史前期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

第二章 探险队诞生了

与专家磋商 转折点 海员之家 最后一着
探险家俱乐部 新装备 我找到伙伴了 三方幸迪
加 一个画家两个破坏专家 到华盛顿去 去国防
部求见 恳求军需部长支援 经费问题 在联合国
与外交官周旋 飞向厄瓜多尔

这次探险的起因，就是由于我在南海岛上听了当地老人对着篝火讲了他本民族的传奇。多年后我又和另一位老人促膝而谈，这次谈话是在纽约一座大博物馆楼上，一间幽暗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我们四周整整齐齐安放着一排排的玻璃柜，里面陈设着古代的陶器残片，这些都是解开古代疑团的钥匙。四壁书籍罗列，有些是曲高和寡之作。这些书老人都看过，有些还是他写的，他坐在工作台后面，白发苍苍，面貌慈祥。不过此时此刻却被我触怒了，他紧握着椅子的扶手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好象正当他一个人玩牌的时候，我闯进去打扰了他一样。

“不行！”他说，“绝对不行！”

我想象，如果有人敢对圣诞老人斩钉截铁地说，下次圣诞节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圣诞老人的表情大概也会这样。

“你错了，绝对错了，”他气愤地摇着头，想把我的见解甩到脑后。

“不过你还没有看过我的论点呢，”我恳求他，满怀希

望地用下颌指了指桌上放的手稿。“论点！”他重复着我的话。“你不能把人类史上的问题当作侦探小说的疑难案件对待！”“为什么不能？”我说。“我所有的结论都以自己的观察和科学记载的事实为根据。”“科学的任务仅限于调查研究，”他连忙说。“不是设法证明这个或那个。”

他小心翼翼地把手稿推开，从桌子那边俯过身来。“不错，南美是古代一些非常令人神往的文明的故土，我们不了解这些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当印加人夺权的时候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绝对没有任何人从南美渡海来到太平洋的岛上。”

他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继续说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答案很简单。他们根本去不了。他们不会造船！”

“他们有木筏，”我也没有十分把握地反驳说。“你知道，是轻木造的木筏^①。”

老人微微一笑，然后沉着地说：

“好，你可以乘木筏从秘鲁到太平洋岛上做一次旅行试试看。”

我无言对答。天色渐晚。我们两人都站了起来。年长的科学家送我出去的时候，善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如果我需要帮助就径直来找他好了。不过以后我应该专搞波利尼西亚或是专搞美洲，不要把人类学的两个分立的领域混淆起来。他回过身把手伸到桌子的那边。

“你忘掉这个了。”他说着把我的稿件递还给我。手稿的标题跳进了我的眼帘，“波利尼西亚与美洲——对史前期关系的研究”。我把稿件夹在臂下，下了楼梯走进街上的

^①轻木产在安底斯山，类似软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用来制造战斗机的机翼。